

吳稚輝文集

一九二六年八月初版
一九二六年九月再版

所 有	版 權
--------	--------

著
者

吳
稚
暉

編
輯
者

李
曉
峯

發
行
者

北
新
書
局
北京翠花胡同
上海寶山路

實價大洋五角

目錄

溥儀先生	一
國民黨不加入善後會議	一二
怎麼辦呢	一九
苦矣	三二
我也來試一試看	三七
試驗過的善後會議	四三
中山先生少年時遺著	四七
我亦一講中山先生	四九
中山先生的革命兩基礎	五四
致京報飄萍先生書	九二

▲爲東大校長開羅

答王希真先生……………九七

▲爲郭秉文先生的東大校長

復郭秉文函……………一〇二

復穆藕初書……………一〇五

▲爲東大事也

致張仲仁書……………一〇九

▲爲東大校長事

亂談幾句……………一一四

和平園欽成記……………一一八

廣說輯……………一二〇

友喪……………一二六

一鼻孔的人有兩張嘴	一三〇
章士釗——陳獨秀——梁啟超	一三五
官歟——吳稚暉歟——共產黨歟	一五七
恐不赤，染血成之歟	一六七
致邵飄萍先生書	一七六
所謂赤化問題	一八八
軍閥問題答一涵先生	一九八
柱石外之問題	二一五
三致邵先生書	二三〇
讀經救國	二二九
我們所請願於章先生者	二五〇

溥儀先生

△冤哉溥儀先生

△危哉溥儀先生

曷言乎冤哉溥儀先生？溥先生若再住在那個牢監的宮殿裏，做那關了大門的皇帝，不到二十年，深恐要同明朝中山王的嗣王一樣，在自己廳堂上，替人打板子，聊以謀生。溥先生自己本身是一個狠有覺悟，十分高明的青年，所以他一聽請他出宮，口口聲聲願做平民。即最近東交民巷內做萬壽，拿平民態度拒絕瞻拜，提議出洋，先赴大連，要用平民資格前往；都是表顯他不肯再做那種冤大頭，斷送自己的前途。然而有三種動物，包圍得他密勿通風，必要送他進了卑田院，才樹倒猢猻散。什麼三種動物呢？

(一) 耗子

遺老是也。

(二) 癆虫

皇室奴才是也。

(三) 鱷魚 奸商及古董販子是也。

先說耗子。耗子之意，即言彼輩專做溥先生的鼠竊，什麼遺老不遺老！真正遺老，已入山必深，入林必密，隱其姓名，飽薇蕨以沒世。今日在通都大邑出鋒頭的遺老，好比如康有爲哩，陳寶琛哩，鄭孝胥哩，羅振玉哩，諸如此類的東西，都是挾有另一種騙法的齧棍，晝伏夜動，名之曰鼠竊亦可。有如康有爲，年來到處棍騙，人皆知。至於羅振玉，不但專販國粹，假造古董，爲東洋巨騙，一部日本人深痛惡之；即彼二十年前在我們蘇州，吞沒師範學堂建築巨款，至今懸案未結。就是鄭孝胥，於這兩天發表的八十萬金寶借款，他當時本想串同奸商，用六十萬措押，且回扣每萬得五百元，利息則按月一分二厘，被溥先生岳父榮源去戳穿，方把他闕出內務府。止有好像陳寶琛，王國維之徒，比較謹愿，然而終免不了一個變形的鼠竊。近來有一個住在後門內三眼井七號的老太監，叫做邱和來，他在奏事處當差，當到首領，已有三四十年。他說：『那班陳師傅之徒，專門想借光；今天碰響頭，拿了

書畫走了，明天謝天恩，領了古玩去了。好東西被那班拖辮子的漢官老爺們搜括完了。『借光別號揩油，的確算得鼠竊的一種。至於載在檔案內，凡做過京師地方官的，幾乎都領到重要的官產，充做賞賜，若說明明頒賞，各省的大官不必說，就是會鑽的國會議員等，都把他的生日，列在長春宮的送禮單上。經了這許多的大小耗子，每年竭澤而漁的去揩油，如何不在二十年內，把溥先生揩得骨瘦如柴，在破宮殿裏，臥牛衣中，對窗紙的亮光啜泣呢？然而這班東西，大利所在，豈肯放過；所以陽託忠憤，陰行把持，極其可笑的，到了東交民巷，還在日使館的餘屋中，榜出南書房，軍機處等名目。一日羅振玉揚言：『昨天有一極可笑的事，有一名馬夷初的，闖入南書房，我適上值，聲稱要見我們上頭。我們上頭豈隨便要見就見的麼？』馬先生笑倒了。擬再遇羅，問他你是誰，他若說是羅振玉，當驚答曰：原來你尚在世，不是早聽見你已投日本海自盡，予諡忠烈了麼？』總而言之，這班無聊的宮鼠，是仗着帝制，作名利雙收的計畫的罷了。至於專門圖利的，則有下兩種：

再說癆虫。癆虫者，即附入骨內，要把皇帝的薄儀，不鑽死他不歇手。宮監等其小焉者也。最大的癆虫窠，便是內務府。宮中一切費用，照舊無底般的侵蝕，說出來人人要笑倒的。御膳房每月用醬要二百十斤，那一年二千五百二十斤醬，已把薄儀夫婦，變成醬人羅罍而有餘。所以內務府的首領紹英，在辛亥革命時已報破產，至今十有三年，反東也銀行存款，西也巨產買主，數以幾百萬計。現在恐怕查抄，駭得不敢出頭。前日我亦與點檔案，見列正開銷七項，每年共需銀二百八十餘萬元，無一非可笑的用款。試舉一例，有鐘表傳報費一萬三千餘元。你想是什麼話？然額定則二百八十餘萬，若實用則有宣統十五年收入帳，（那裏是什麼收入，就是借的債，賣的古董之類。）有五百數十萬元之多，不見有一錢存留。所以京報上已登過的別種報告，有年需六百數十萬元之說。又拿最近一事爲證，所謂陰歷年底，溥先生要去清宮拿些衣服等穿穿，此亦人情之常；中間便有乾隆磁器，仇十洲漢宮圖兩幅之類，大約要充元旦賞品，搗而未予，僅取去衣服一項，在陰歷十二月二十八二

十九的兩天，莊院長做組長，親眼看他們取出的，我充物品點查員，親手遞過，一唱交的，單是貂袍一項，便是二百餘件，其餘青狐玄狐天馬海龍之類，也二三百件。出了神武門，據當時在場人閑講白嚼的估價，至少值四十萬。又有人說，就拿這四十萬元，給溥先生夫婦三人，到倫敦郊外，與葡萄牙王一同過度，也已經舒服極了。不料過了三天，就見報上登載，溥先生向清宮取出寶貝若干，押當十萬元，把年關度過，才知道還是那班內務府的癆病虫，開了幾天的葷。當然日使館內所設南書房的上值者，如羅振玉等一班宮棍，也必定叩謝了一滴的天恩。據我所知，什麼宗室黃帶子，還在白廟胡同裏，替我朋友拉包車，一碗施粥也不曾在這十萬元裏喝着，這算什麼一回慘酷滑稽的事？所以再去取東西，委員會既因不合點查章程，不許零星再取；我個人亦很替溥先生盼望，等點查完了，分清公私，凡不關朝章國故的，什麼金銀寶貝，都讓溥先生拿去。我料必有整千萬元，可以給他下半世及子孫懿親的贍養，不要像火燒偷來的一般，給那班癆虫與鼠竊，作成鱸魚，做了「快要完」。

全國明達者細想，算做什麼把戲，許他四百萬元的優待費，口惠而實不至，做了第一步騙局，又把一道皇帝的金剛箍，在他頭上緊緊套着，弄得他「醬缸打破，架子仍在」，要當賣老祖母結婚禮物，年用六百萬元，滋補這班癆病虫，又分潤那班有尾巴的大小耗子，這不是一個大騙局麼！幸而他的家私，還值整千萬元，好像癆病才到第二期，救治還來得及。所以修改優待條件，廢除皇帝名號，點查全宮物品，那是替他打了一針起死回生的藥針。溥先生始終感激不盡。這是民國運氣尚好，凡青年皆是高明。我祝他將來出來，担任第十八任的總統。惟有這班癆虫，同着那班耗子鱷魚，東也狗吠，西也鷄鳴，鬧的六神不安了。

再說鱷魚。鱷魚者，廣東人的害物，北方便要稱大蟲。凡全世界的銀行奸商，交易所奸商，下至古董奸商，以及打鼓兒的小販，都是浪子，癡兒，孤兒寡婦的喪門神。他們吃死人也不吐骨頭。直要等他發了財，他的子孫也被人如法泡製。卽如努兒哈赤之甯馨子孫，如玄燁，胤禩，弘歷之徒，他吸聚積貯的本事，固十倍高明於鹽

業銀行的乾齊；不料弘歷的玄孫，面孔還長得絕俊，便宛轉簪弄於乾齊之手。我輩怯懦的羣羊，也要求生，彼輩耗子，癩虫，鱷魚，也無非求生而已。我輩飯糗茹草自足，原也可笑；彼輩食肉寢皮，原也有彼輩之不得已。故乾齊樂，溥儀是否曾哭，也值不了我輩來咏歎，但恭喜發財，不是善心的老爺耳朵中常在胡同口聽慣的麼？我們恭喜年來銀行事業的發達，問他如何發財，也不妨替鱷魚先生們算筆小帳。諸君不看見前幾天本報揭登的鹽業銀行八十萬借款合同麼？他的內容是：

金寶金冊通共七千六百兩七錢

金箱金塔等又共三千三百六十九兩〇九分六厘

兩共一萬〇九百六十九兩七錢九分六厘

就是馬上回鑪，已超過四十五萬元。其餘三十六件自身成器的價值不算，一千九百五十二顆的真珠也不算，一百八十四塊的寶石也不算，還有不是足成金的八百八十三兩八錢的金子也不算，又瑪瑙等珍器四十五件也不算，據說一場刮子算做荒金，

抵過四十萬元半額借款，不好意思，又加上另數五千八百三十六元收入內務府帳上，就算公平交易。哈哈，這是兩願非逼，當然不生什麼問題；若冠冕堂皇說起來，比東交民巷還要公平。乾齊先生必定啓發我輩曰：一個燒火丫頭遞給鼓兒担一尊金佛，換取銅元二十枚，難道不是常有的事麼？我對曰，唯。我惟痛恨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成此合同，時間不是恰恰宣統十六年的舊歷端陽前幾天麼？溥先生要把老祖母的結婚禮物借這八十萬急債，到底幹什麼呢？就是要做那牢什子的關門皇帝，耗子一大堆，癆虫塞了氣也不得透，不是端陽要開銷了才太平麼？鱷魚哈哈大笑，就是攻他這弱點。大小中外鱷魚，布滿在東西交民巷，後門，東西牌樓，王府井，琉璃廠等處，都侍候這位二十歲的少年「上頭」呀，嗚呼，這三種動物，都非把溥先生弄到替打板子過活不止。他們惟一達到這種目的的方法就是恢復優待條件。這就叫做冤哉溥儀先生！

何爲危哉溥儀先生？則老實對曰：冤哉溥儀先生者，昨已明白言之矣；那班耗子，

瘡蟲，鱷魚，非把溥先生送進了卑田院不止。所謂危哉溥儀先生者，恐怕那班耗子，瘡蟲，鱷魚，又非把溥先生送上了斷頭台不止。這種太早計的警告，雖然說我恐駭，詛咒，夢囈，均聽憑愛猜想者去猜想。然而我愛這無邪氣的高明少年，我且把理由細細陳述出來，請愛他者去做個參考，不能算我多事。凡一個朝代的變更，所有舊朝代的子孫臣庶，稍有反側力量者，無不被新朝輾轉鋤除，必至對方小心韜晦，一無反側朕兆，才能邀數十年後假仁假義的榮典，如歸命侯之類，做別人一個厚待前朝的裝飾品。然而前清到了雍乾之世，如曾靜之獄等尙因牽纏了姓朱的，便冤死數千百人；這能夠作爲一件兒戲的事，說到了民國，可以隨便撒爛污，不激成大禍麼？實在是民國的改革，更是雙料的改革，一是換朝代，二是換國體，所以能待前朝，比較十分寬大。其大原因，沒有一個私人爲着自己子孫萬世，在那裏猜防前朝。其大理想，是國卽共和，爲四百五十兆人公有，就是溥儀也有一分，想沒有在那裏殷頑，在那裏處心積慮的活動。不料十三年以來，竟鬧了顯著的一個復辟大

把戲，又時時對有力軍閥，造作不斷的謠言，那神武門裏又常常做出許多違悖優待條件的怪事，如予諡了，欽賜紫禁城騎馬了，准預瓊林宴鹿鳴宴了，榮封三代了，皆鬧一種類似暗示復辟的笑話。這種無意識的混鬧，難道可以保得定一方面沒有漸進一步的猖獗，又難道可以保得定又一方面沒有履霜堅冰的恐懼，生出一勞永逸的決心。這一定要如吾鄉孩子的俚諺所云。「猴子弄私處，弄出血來了。」我再來舉出三大理由。

(一) 由嘲戲而認真

(二) 由憤慨而仇嫉

(三) 由恐慌而激昂

何言乎由嘲戲而認真？最可笑的一班耗子式的拖尾巴人物，到了民國，還鬧什麼遺老，遺老兩字實是最肉麻不過的揶揄名詞，但是遺老既老書本上有這個廢物名稱，遺老便讓他去遺老，民國之大，何奇不有，有這種怪物，供給遊戲文章裏嘲弄嘲弄。

亦無不可；有如蘇州的汪鍾霖，曹元忠之類，人家開弔慶壽，無不翎頂而去：這就是元朝高帽子呵道，法國拿破崙守門之類，也足以點綴成趣。而且那班遺老，無一不就是瘟臭官僚。他的同類，號稱服官民國者，把民國鬧成不知什麼東西，都由那種惡物，他們既然頂了遺老頭銜，止去做做鼠竊，或偶然偷做些顧問，總裁，總辦之類，也終算他們比較安分，因而對他們愈有恕詞，至多不過在他們辮子上，大著上，開開他們的頑笑，也索罷了。不料他們生性不安本分。讀了他們奴才傳奴才的幾本死書，不問三七二十一，要想如法泡製。現在看到在東交民巷日本使館裏，貼有南書房，軍機處，便見得他們看做永明王在緬甸一般，若曰口稱「上在行在」，便是他們的忠節愈著。我們請問他們是否是準備做最後一孤臣，必當為復國運動，果如此，大清固有忠臣，民國非無健者，伏屍二人，流血五步，安見無人焉變嘲戲為認真，闖入你們遺老隊裏，自矜他是民國好男子呢？這重的弄假成真，你信「上頭上面」叫得愈高的聲中，竟無反響麼？且如此嘲戲變認真的結果，每引起了彌天大

禍。塞爾維亞一排字匠狙擊奧太子，引起了空前的歐戰。徐國樞飲彈在上海澡堂門前，結局至曹錕進圍城，吳佩孚上西山，齊燮元走別府。若說他們還要請外人保鏢，竟扶溥儀做朝鮮王，爲吞併的媒介，則我個人將哈哈大笑，望他早日實行。中國是遠東巴爾幹，自己終不能了自己的了，早晚必釀成一更大的世界大戰，於是世界各國都有些小解決，中國便也得了一個大解決。前次一戰，什麼世界共主的德皇，混世魔王的俄皇，與神聖同盟的聖子神孫奧皇等，一概請進了歷代帝皇朝，繼此一戰，則庶乎萬世一系的天皇，世界飄國旗的島主，也進歷代帝王廟，溥儀先生且做了一隻俎上告祭帝王永結局的小雞。你想，天下有享高名而不負辛勞，如此便宜的事麼？止要留一條辮子，儘可自由出入總統執政之門，口稱遺老遺老，倒亂則保護之，幹出真正的復辟戲則曲恕之，口頭好像遊戲的，內容實是認真的。難道對方會不變其嘲弄態度，也成認真麼？

何嘗不由憤憤而仇嫉？優待條件實是袁世凱徐世昌等一種遮羞的把戲，袁世凱且把